逢星期日出版

稿例　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爲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

半世鄉關意

□鄺襲子

一

我非生於斯，卻長於斯。一歲多稱香港爲家，曾經以香港人爲榮，亦希望獻綿力於社會。另一方面，性情早歲趨靜，從青年時代起就半隱於塵世。

我見證了家鄉自強不息的奮力成長，也目睹香港精神近年的衰落。

香港有過人的活潑動力，可是身心發展並不健全。她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環境，但市民的思維有時偏橫狹隘。社會瀰漫着張力和矛盾，卻沒有拉斷內心情懷的牽繫。

二

很多人都說，香港人最擅長想盡辦法賺錢。背後連帶的話語是：不懂物質以外的生活。這個問題以前比較容易理解。殖民地年代的香港，生存於「借來的時空」之中，政治上因循西方多於靠近中國；而直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，經濟發展仍然有限。既然沒有深切的文化認同感，沒有堅實的國家觀念或者民族身份足以寄託，累積財富就成爲展現具體成就的最佳途徑。拜金主義是現今社會的普遍宗教，香港人分外虔誠。

因此，香港雖然宣稱匯聚了中西文化，但市民對文化藝術的非功利愛好和認識明顯不足，因爲不能換取回報的項目，僅屬次要。督促子女學習各種藝術技能則另作別論：將來有機會轉化爲功名利祿的訓練，是一種前瞻性的投資，當然不甘後人。

撇開政府官員不論，香港人的辦事效率特高，勝於歐美諸國。不過別人的生活顯得比較悠閒。香港人的高速節奏，則衍生了爭先恐後的第二本能，一種不肯吃虧的集體心理。哪裡有便宜可撿立即蜂擁而至，乃至爭先插隊，產生爭執。商場裡、名店前、甚至發行首日封的郵局外，白天不時會出現阻塞街道的人龍。排隊輪候者不只包括沒有或不用工作的閒人及長者，還有放棄午飯的白領麗人、西裝筆挺的營業代表和應該在校上課的學生等。免費好處所掀起的熱情自然更勇猛。例如解放軍駐港部隊開放基地，引得人群拂曉出動，豈料抵達目的地後，才發現別人比自己更進取，入場券早已派發完畢，就破口大罵主辦機構讓人空走一場，虧了時間及車資。這卻只是間歇性的例子。還有那些看準不會被警察捉拿罰款的市民，不必尋找適當的器皿就隨時、隨地、隨意免費吐痰、拋煙蒂、扔垃圾……中國人不是遺傳了守禮的基因嗎？公民意識往哪裡蒸發了？

無論是個體或者群體，現代都市人都習慣以自我爲中心，不懂得尊重他人和環境。譬如說，都市人一般不識閑靜，香港人尤善喧嘩。無處不在的手提電話對話朝夕洪亮，在車上舟中、街頭水畔，把私隱打樁般地硬塞進別人的耳中。香港式的度假往往是另一種緊張焦躁和衝鋒陷陣：橫掃商場、搶購名牌、打機賭博、邊境口岸短跑、旅遊團友到處批評等等，各取所需。一位內地朋友告訴我，曾經慕名到天水圍的濕地公園，希望到幽靜的自然中盤桓一天；沒想到星期三的人群和聲浪，竟然比旺角還厲害！

三

三、四十年前的家鄉，可不是這種風貌和節奏。那時人口沒有如此擠迫，步伐也沒有那麼焦急。經濟起飛前的香港，沒有「天壘」、「君臨天下」、「擎天半島」等霸氣逼人的高樓豪宅，仍然留有幾分鄉土原野的自然氣息。即使小時候一家十二口堆在三百多平方呎的小居室中，睡在上中下鋪的特製三層加闊鐵床上，感覺也是溫暖多於擠擁。睦鄰之間多存互信互助，閒話的是家常瑣事而非金股地產，因爲香港當時猶是實業之地，彼此於勤奮中仍帶有一份比較自然的關心。香港還沒有晉升爲分秒必爭的國際金融中心，而「時間就是金錢」尚未變成專業人士的座右銘。

物質文明無疑應該一代勝於一代。然而社會機遇和物質資源都相對貧乏的往日，反而保存了一份對生命的耐性、人情味和珍賞之情。媽媽親手縫製、讓兄弟數人次第相傳的冬衣，以至一件享用好幾年的益智玩具，都隨着歲月累積了不能磨滅的溫情和傳統。能夠在退潮之際走到附近島上的海心廟玩耍，已經大有探險歷奇的味道。偶然聯群結隊乘柴油火車到沙田萬佛寺，更有登臨遠水高山之感。火車穿過黑黢黢的獅子山隧道時，童稚的想像就各自啓動：會否有怪獸埋伏其中，等待攻擊？還有梅窩步行、龜背灣游泳、長洲聽潮觀星看日出……天容海色、山光樹影，都長印在少年心坎的記憶中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，內地政權易主，不少人離鄉別井，和着親人及自己的眼淚，南下到香港這塊陌生的土地，重新扎根，安身立命。他們含辛茹苦，克己耐勞，爲的是未來的安穩和下一代的發展。生命像闖不完的木人巷，要求移山填海的意志和魄力。上一代很少沉醉於浪漫的情懷；他們堅守着的，是簡單的信念和沉實的步伐。

就像家母，本來是小康家庭的掌上明珠，南遷後甫過而立之年，已經揮灑自如地照顧十個兒女——包括作爲五個少年及孩童的繼母。在家境窮困之時，她曾於人去樓空之際走到建築地盤，把廢木條撿拾回家充作柴枝用。二十一歲那年的冬天，她懷着八個月的首度身孕，某日拿着一鍋剛煮好的紅豆粥，從樓上的公共廚房走回底層的房間之際，在樓梯口腳步失了平衡，臀部着地一直跌滑下十多級樓梯，滾熱的紅豆粥竟然一滴不漏，因爲食物得來不易，孩子們正等着果腹。她在料理家務之餘，憑巧手刺繡出三分之一的家用，又自學縫紉、理髮、傢具補綴、甚至室內裝修等各類生活手藝。直到今天，家母在衣食無憂、慷慨助人之餘，仍然安樂於一種順心的勤儉樸素；就像明末清初朱用純（柏廬）所說，「一粥一飯，當思來處不易；半絲半縷，恆念物力維艱。」（《治家格言》）她並非高度意識的環保分子，然而在每天的簡單生活中，卻處處實踐了惜物的美德。

那個年代的賢妻良母，丈夫慈父，豈止少數而已？那是奮發向上、積極踏實的香港精神，非只是黎民百姓的典範，也是不少工商領袖的典型。我還未開始認識股票爲何物的時候，就聽說包玉剛收購了牛奶公司，李嘉誠拿下了和記黃埔……華商竟然在英資大班支配的殖民地環境中吐氣揚眉，頭上青空一片天了！上流社會和基層社會，本來是互不牽涉的兩極世界，卻有一脈共同的精神連繫和貫通着。當中沒有系統性的組織，沒有振臂高呼的口號徵召，然而在沉着堅毅的個體實踐中，卻體現出民族傳統中積極樂觀的優秀精神。這些片段當然並非社會的全貌，卻是教人欽佩和自豪的生命力。　（上）

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

□黃坤堯

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五日（星期五），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舉辦「中西與新舊——香港文學的交會」研討會，剛好碰上第八屆香港文學節，徐志摩《偶然》說：「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。」希望在這炎炎的盛夏中，融和中西，匯聚新舊，深入探討，充實創作及研究隊伍，香港文學繁花碩果，也自然地折射出神奇耀眼的光芒了。香港文學的交會研討會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、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、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、香港作家聯會、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共同主辦，探討自開埠以來（一八四〇）香港文學一百七十年的發展歷程，涵蓋詩文小說、影視講唱、文言白話、方言外語等，雅俗兼賅，一爐鍛冶，意在突出香港本色，共襄盛舉，有待大家參與。

香港中文大學推廣香港文學，不遺餘力。九十年代主辦了「兩岸暨港澳文學交流研討會」(一九九三年)、「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」(一九九九年)，自然是以現代文學爲主，略涉舊體，論文刊於《中華文學的現在和未來——兩岸暨港澳文學交流研討會論文集》及《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——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。千禧新世紀之後，我們結合其他大學院校，辦過了兩屆香港舊體文學研討會，首屆二〇〇四年在香港理工大學，主要是檢視本地的研究狀況及香港舊體文學基本的生命力；次屆二〇〇七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國際會議，則擴大至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及海內外的華文舊體文學，名家輩出，表現多姿，看來還是相當優美健康的。論文分別刊於《文學論衡》第五、六期及《香港舊體文學論集》。現在希望再次結合全港新舊的力量，融爲一體，尋求對話空間，推動香港文學的發展。今年十二月十七至十八日，香港中文大學即將舉行更爲盛大的「香港：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，相對來說，六月的交會只是一次文學沙龍、一次雅集的預演而已，可以說是培養實力，迎接偉大時代的來臨。

本次研討會報名論文四十二篇，共分十三場。現代文學八場，約佔三分之二，這是十分正常的現象；至於舊體文學五場，亦佔三分之一，風流未泯，可見仍然深受研究者的關注。現代文學部分包括香港新詩及現代主義的建構、多樣化的小說、不同的散文風格、戲劇與電影、場域與刊物等；而舊體文學以詩詞爲主，析論名家作品，包括王韜、陳伯陶、韋瀚章、曾酌霞、黃尊生、陳湛銓、羅忼烈、蘇文擢、饒宗頤等，此外探討文獻資料、詩集選本、粵語文學、革命小說、道教情懷等，雖非主流創作，其實也可以反映香港文學的一些側面，共同建構香港文學豐富精采的面貌。

香港文學中西與新舊交會賦詠

舊學商量已兩回。前緣再續八仙隈。中西交會追鴻雪，今古融和燦斗魁。
經國文辭傳不朽，戲言雅俗證如來。蟬鳴荔熟一杯酒，聯合宏開高講臺。
（黃坤堯）

香城仙嶺日雲回。發蘊搜研在水隈。雅士碩人逢海嶠，龍光清氣射文魁。
學林培養新知好，講序瞻迎舊雨來。欣有素心同析義，聯翩觴詠栢梁臺。
（劉衛林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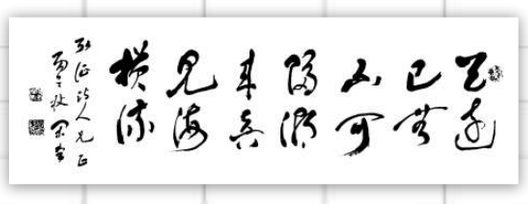
會集羣賢再一回。躬身迎接海山隈。論文新舊連中外，吐露春秋望斗魁。
振墜緒諸君豈去，結同聲盍興乎來。巍巍聯合花前路，香海詩風撼講臺。
（程中山一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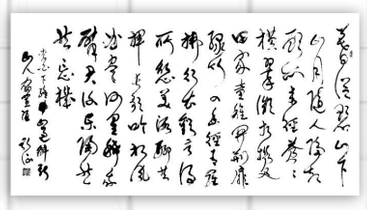
鳥囀蟬鳴聽幾回。鞍山仙嶺白雲偎。三年一度開文會，四海羣英拱斗魁。
述作前修同仰止，殷勤後起喜偕來。弘揚學術繽紛樂，六月南風吹滿臺。
（程中山二）

未覺韶光去不回。叨陪指點向巒隈。鞍山倚馬多吟士，尊酒論文亦俊魁。
幾許滄桑人事改，三年依舊海隅來。雄談聽罷中西學，當復聯章上柏臺。
（董就雄）

弘征印象

□劉克定





我和弘征都曾經在株洲的工廠裡謀生，可稱是老朋友了。他「落實政策」比我早，一九七九年調到長沙一家出版社當編輯，我每到長沙岳麓山去玩，總要到他工作的出版社去看看，他喜喝酒，我就提一壺黃酒送他，如「花彫」、「女兒紅」什麼的，那時生活困難，黃酒便宜，我知道一壺黃酒算不上什麼大禮，弘征也很隨和，老友相逢，也不講什麼客套話，總是很高興地收下，還說：「哎呀，不要帶東西嘛！」後來我也「落實」了，調市勞動局工作。一九九三年九月南下深圳，在一家報社供職，好多年過去了，一直保持着一種「相見亦無事，不來忽憶君」的君子之交。

說起對弘征的印象，首先便想到他是一位編輯出版家。

不僅因爲他曾經當過湖南文藝出版社的社長，在出版界早有盛名，而是從記憶的書櫥裡能夠搜索到他的許多「第一」。諸如：上世紀八十年代他所獨創編選的每年一本的《青春詩曆》和《友誼與愛情詩曆》，十餘年一直暢銷不衰，在大學生中尤其風靡。一九八四年精心編輯的《于右任詩詞集》，由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題寫書名，中外媒體紛紛報道「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出版去台國民黨要人的著作」「尊重歷史，編選得宜，比台灣的本子要完備得多」。一九八六年，他第一個將三毛的散文介紹給大陸讀者，三毛辭世後，根據她生前的意願，三毛的家屬又授權湖南文藝出版社獨家出版《三毛散文全編》。同年，又是他第一個在大陸出版了柏楊《醜陋的中國人》；接着，又出版了龍應台在大陸唯一親自授權的《野火集》和《孩子你慢慢來》。一九八五年後的幾年間，他主持並責編了由著名雜文家嚴秀和牧惠主編的《當代雜文選粹》叢書計四十種，被讀書界稱爲「這是中國文壇和出版史上的一次盛舉」……

當然，弘征不僅是一位編輯出版家，正如老出版家、前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席王子野在一篇文章中所說的：「他不但編輯工作做得很出色，而且在文學藝術的許多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。」也正因爲有這樣的功底，在出版工作崗位上，他才能目無全牛，游刃有餘。

弘征的金石篆刻早已名聞遐邇，特別在作家和書畫家中更是享有盛譽，不少著名作家和藝術家都請他治印。一九八五年香港曾精印出版了他的《望岳樓印集》，一九九六年，湖南美術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《現代作家藝術家印集》。錢君匋在序中說：「弘征之作，時時打破前人之囿，所作舊而新，舊者，傳統也；新者，弘征之獨造也。」又說：「弘征工詩，所作有唐人風，於篆刻也，亦求意境之美，古人云印當有書卷氣，弘征之作，允無愧色。」台灣作家三毛在信中說：「尤其您的印譜，更是彌足珍貴，常常拿出來翻閱。您的篆刻畫意甚濃，非常能夠會意您的創作心程。」

所喜虎年開春，接到他的電話，說有一本書送我，已經寄出。沒過幾天，就接到他的新著《弘征詞翰》，大十二開本，宣紙線裝，一函二冊，岳麓書社二〇〇九年歲末出版。一冊爲《弘征吟草》，按時間順序收錄了先生自一九五四年以來創作的舊體詩一三九篇、詞三十二首、散曲二首，由林散之先生題籤和沈從文先生題扉頁，程千帆先生題贈給「弘征詩人兄」的是譚延闓的兩句詩：「天遠已無山可隔，潮來眞見海橫流。」集中還收錄了一部分與夏承燾、周達、黎澤泰、吳丈蜀、姚雪垠、汪曾祺、邵燕祥諸公的唱和和題詠，加上裝幀精良，書香撲鼻，令我載頌迴環，不忍釋卷。

回想昔日，弘征先生說話聲音輕緩，做事從容不迫，頗有大儒的風度。「觀其詩文，不隨流俗，與之論事，大有古風」，用在他的身上，眞是恰當不過。細觀他的詩書印，深蘊其人風骨，堪稱三絕。特別古典詩詞，他喜愛，但不蹈常襲故。「所作有唐人風」是凡讀過弘征舊體詩詞朋友們的共識。他自己在《論詩絕句》中也說：「江西拗澀畏言詩，擊節唐謳喜欲癡。意境闢開堆砌壘，天然形象是吾師。」茲隨手從集中擷取一二，以爲例證。如《陪汪曾祺謙容遊桃花源二首》之一：「莫道詩人語失工，秦人遺跡早成空。夾岸桃林流韻在，雪中猶見數枝紅。」清新雋永，造語天工，意境優美。又如一九七二年寫的《悼陳毅元帥》：「身後哀榮極一時，生平豪氣亦如詩，留得一生肝膽照，千秋同唱贛南詞。」感懷寓事，餘味無窮，極饒唐詩風韻。從他所寫的《一生低首向唐詩》一文中得知，他歷來極喜唐詩，《唐詩三百首》是他入家塾的第一本啓蒙讀物，一九九一年灕江出版社出版了他的《唐詩三百首今譯新析》，出版後佳評如潮，王子野、公劉、楊光治等十幾位學者和詩人皆撰文讚賞，二十年來，已累計印行數十萬冊。他還自選了一本《新編唐詩三百首今譯賞析》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擔任了《中華詩歌精粹》唐詩部分的選注者，從《全唐詩》中選出一千多首詩。

唐代司空圖的《詩品》是一本重要的詩論，他經過多年精心研究，於一九八四年出版了《司空圖〈詩品〉今譯・簡析・附例》一書，一九九三年又出版了修訂本。王子野在《弘征和他的唐詩今譯》（一九九一年第八期《讀書》）中這樣評價：「歷來解說和分析《詩品》的著作也很多，但讀了總不解渴，主要缺點是不能把問題講得一清二楚。唯有弘征的這部書詞意俊逸清新，別具一格，使人讀了愛不釋手。它最主要的特點是再現了司空圖的以詩論詩，以詩論理，用形象說話，除了解析和附例有它的獨特之處外，譯文的清新優美更令人喜愛。著名作家秦牧在一篇文章中說：『那相當優美的譯筆使我驚奇。老實說，我所認識的新詩人中有這樣文筆的並不很多。』」

除了詩有一股濃郁的唐人味，他的書法也很有特色，其挾電持雷，滿紙酒香，是早有所聞的。

他同許多老一輩書法大家林散之、錢君匋、費新我、賴少其、吳丈蜀、黎澤泰、秦咢生等人都有厚交，他們贈給他的墨寶甚多，在書齋裡經常更換張掛。但他並不像一些專業書家們那樣每日臨池，講究排場。他的書法，沒有館閣之氣，偶爾作書，皆是勃然起興或爲了應酬朋友。在湖南、貴州一些風景區常常可見到他的字，據說都是在那裡喝了酒之後即興寫的。這時候，圍觀的人便拿着紙排起隊來，他是有求必應。《湖南日報》和《三湘都市報》都曾發表記者易禹琳寫的《詩酒入墨香，醉筆驚龍蛇》記述當時的情景：「窗外春雨奏樂，室內笑語喧嘩，美酒飄香，紙筆就緒。弘征先生醉眼矇矓，高叫一聲拿酒來，邁開弓箭步，屏氣凝神，千鈞之力凝於手腕筆尖，稍頃，看筆飛墨走，似峽谷中江水咆哮轟鳴，似山川瀑布飛流直下，轉而彩虹間龍飛鳳舞，又瀉入大江，落於深潭，復歸平靜。拿酒來！美酒一杯聲一曲，先生一個人的舞蹈愈見豪邁奔放，紙上的字愈見舒展飄逸。拿起印章，瞇眼哈氣，再閉着眼按下去，地方竟恰到好處……第二天，有人對弘征先生談及昨晚所書之字，弘征先生竟再也記不起來，他惶恐不安：一錢不值！一錢不值！」

這次收到的《弘征詞翰》第二冊即《弘征書法》，由錢君匋先生百歲開一題籤，朱乃正先生作序。劉海粟先生年方九十的題詞曰「乾坤眼底縱，揮灑來神腕」。楚圖南先生八十以後的題詞曰「先有風骨俊，自然翰墨香」。兩位年高德劭的大師當然不是能輕易對一位書壇後輩如此稱許的。林散之先生的贈詩是：「長沙自昔風流地，墨客騷人不斷來。萬里蒼茫洞庭水，香椒芳芷盡奇才。」詩是一九七六年寫寄的，一九八二年四月弘征到南京去看他，他句子記不全了，弘征當時背給他聽，他即用一張小紙記錄下來。現在從網上看到，這幅小鏡心由江蘇某院送交拍賣會，被人以十四萬五千元買走，也可稱是一段文壇佳話。沈鵬先生有一幅長達七八米的草書力作《懷沙》，兩次印成書，都要加上那幅他很滿意的弘征的題跋。

《弘征書法》眞、草、隸、篆四體皆備，觀者皆曰書卷氣很濃。正如錢君匋在其篆刻集序中所說的：「弘征無意作印人，篆刻之票友而已，然其成就，當令泥古不化者汗顏也。」朱乃正在其書法集序中亦說：「弘征兄初始無意作書家，更無躋入市利之妄念，只是心所鍾愛，情所繫之，浸淫其中而樂此不疲。遂有春華秋實之獲。」

此之所以爲眞正的文人。